



梁實秋主編

名人偉人傳記全集

47

史文赫丁

史
文
赫
丁

——名人偉人傳記全集之47

■所有權版■

主 作 譯 插 出

編：梁 實
者：史 文
者：辛 錦
圖：李 木
版：名人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安和路88巷5號
電話：七〇三三二三三（三線）
郵撥：五三九九六六
通訊地址：臺北郵政第96—365號信箱

發行人：林

法律顧問：林 樹 旺 律 律
律師 章

印 刷

中 興 印 刷 廠
臺北市雅江街二十六號

局 版 臺 業 字 第 〇 一 八 八 號

■印 翻 勿 請

民國71年8月1日再版



梁實秋主編

名人偉人傳記全集 47

史文赫丁



90101872

史文赫丁是瑞典人，但他是屬於全世界的著名探險家。本書除了描寫赫丁的探險成就外，還表達了他五次探險的那種再接再厲的精神。

他曾旅行亞洲各地，越過帕米爾高原和西藏高原，到達北平。他也曾率領西北科學考察團，到中國作科學探險。他的冒險精神和堅強的意志力，令人折服。

K81
47
831



90101872

史文·赫丁

Sven Hedin



●梁實秋主編

名人偉人傳記全集

史文·赫丁

對未知國度的憧憬	七
離開巴庫	一〇
天方夜譚的國度	二
橫越波斯灣西部	一七
君士坦丁堡	二三
拜火教徒的墓園	二五
到了亞洲心臟地帶	二六
世界屋脊	三一
和吉爾吉斯人生活在一起	三六
向冰山之父挑戰	三八



沙漠的探險	四一
沙漠裏的海	四二
悲慘的行程	四四
末日將臨	四五
魯賓遜	五五
兩千年前的古都	六八
野生駱駝的樂園	九一
西藏之旅	九七
高原上的野生動物	一二〇
重回沙漠	一二〇
洛普沙漠裏的古都	一三六
死寂的城市	一四一
前往西藏	一四九
西藏的僧侶	一五三
穆罕默德・伊薩之死	一六〇
後記	一六四
年表	一七四



對未知國度的憧憬

在少年時期就能決定自己一生工作方向的人，是多麼幸福呀。很幸運的，我就是其中之一。當我十二歲的時候，就對自己的事業前途已經有了相當明確的目標，要成爲一個偉大的探險家。一八八〇年四月二十四日，在我十五歲的時候，有一位曾於三年前離開瑞典到北極去探險的探險家諾鄧希杜先生，乘坐「北佳號」回到了斯德哥爾摩。當時的北極完全被堅冰籠罩着，他幸運地能够經過白令海峽繞道太平洋平安地歸來。

市鎮上的居民們爲了慶祝他的壯舉，每條街道上都點燃了許多火炬，把整個的市鎮照耀得鮮明燦爛，碼頭附近的高樓大廈也被這些火光照耀着，宛如擎天銀柱。宮殿上面還裝飾着象徵「北佳號」的星形標誌（北佳號是織女星），這個星形是用瓦斯燈裝飾成的，顯得格外的明亮，在一片火海之中，那艘著名的探險船徐徐地駛進了港口。

我跟雙親及弟妹們都站在市鎮南方的丘陵上遠眺，對這種光景感到興奮不已，在我有生之日，都無法忘懷這一天的情景。從碼頭、街道、屋頂、以及各個窗戶裏不斷地傳來如雷鳴般的歡呼聲，久久不絕於耳。我心裏在想：「好吧，總有一天我也會成爲如此受人歡呼的人物。」

從這一天開始，我就對北極探險非常的熱中，我讀過了所有關於北極的紀錄，也嘗試着畫出

探險的地圖。在瑞典酷寒的嚴冬時，我在雪地上打滾，也睡在野外，目的是要磨鍊自己。

此後年歲漸長，心想只要有人肯資助金錢，要我去北極探險，我會毫不猶豫地立刻把隊員、狗和雪橇等裝載上船，隨時向目的地進發。但是，我的命運似乎沒有安排我去北極探險，當我在學校尚未畢業之前，一八八五年春的某一天，校長對我說：「你是否願意到卡斯比海——裏海（西歐與亞洲之間的鹹水湖）的巴格市去當半年的家庭教師？」那受教的少年是我同校低年級的學生，他父親在巴庫的石油公司擔任工程師。

當時我立刻答應了，因為能夠到亞洲，也算是一次長途的旅行，實在沒有放棄這個機會的道理，何況，這時候還沒有能夠提供大量金錢，讓我到北極去探險的富翁出現。既然命運安排我先到亞洲去走一趟，我也只好安然的承受了，至於我夢寐以求去北極探險的願望終於幻滅，從此以後，我的一生就完全被世界最大的陸地——亞洲的魅力所迷住了。

一八八五年的春夏之交，我等候出發，內心裏不免有些焦急，在我的腦海裏，彷彿已聽到從卡斯比海——裏海飄來陣陣浪潮的聲音和駱駝商隊的輕脆鈴聲，東方的景物不久就要呈現在我的眼前，開啓充滿神秘色彩的大陸鑰匙，也將要握在我的手中了！

有一天，一個馬戲團來到我們市鎮上，選定了一處空地搭起帳棚，馬戲團的動物，有些是從土耳其斯坦來的駱駝，有好多次，我滿懷興奮的跑去看這些駱駝，我想不久的將來，我就能在亞洲的土地上，看到牠們的同伴了。

當時，我的家人並不贊成我到那麼遠的地方去旅行，後來經過我再說明，並非我一個人單獨去，那個受教的少年以及他的母親還有他的弟弟等都一起結伴同行，家人這才勉強同意。

跟家人道別後，我們乘坐汽船，開始橫跨波羅的海和芬蘭灣，幾小時後，抵達彼得堡（現在的列寧格勒）。從彼得堡乘火車經過莫斯科一直到高加索，一共是四天的旅程。這對我來說確實是首次迷人的陸上旅行，經過蘇俄南部廣闊的平原時，我一直把頭靠着窗子，觀賞那原野風光，偶爾也看到在那簡陋的鄉野道路上，有一種三頭馬車（俄國格調，也稱達蘭達斯馬車）響着鈴聲悠悠的在趕路。

在高加索山脈的山麓，我們換乘馬車，以兩天的時間，橫跨過這條山脈，我做夢都沒有想到會有這麼奇偉壯觀的景色，四週圍聳立着白雪皚皚的巨峯。馬車快速的奔跑在巔危的山路上，我們安然的到達了托比利西。托比利西是高加索區的首邑，市容繁華，從這裏我們又開始乘坐火車，車上擠滿了波斯人、達達尼爾人、亞美尼亞人和其他種族的東方人。這些人之中有的是到麥加朝聖歸來的信徒，他們在搖晃的火車走道上，鋪上禱告用的毛毯，太陽西沉的時候，他們便朝着麥加方向跪下來祈禱。

一路上除了偶爾有些綠色的耕地外，大部分是荒蕪的草原，草原上經常有兩三個牧童點綴在一羣羣的羊羣裏，有些地方簡直就像是沙漠。鐵路以北是橫互的高加索山脈，籠罩在一片片淡淡的銀霞中，羣峯上有白色的積雪閃爍着。亞洲，這就是亞洲。我夢寐嚮往的大陸終於呈現在眼前，我的情緒被這些新土地深深地吸引而激動起來，火車愈往東奔馳，我的心就好像愈貼近亞洲心臟。

卡斯比海快要到了，火車終於停了下來，我們已經到了巴庫。巴庫是個小鎮，位於突出卡斯比海半島的南岸。半島的東邊是石油小鎮，在這裏精煉過的石油，經由鐵管橫跨南高加索直接輸

送到黑海。

我在這個小鎮上生活了幾個月，對我的學生除了教歷史、地理和語言外，還教一些其他的重
要科目。這段時期，對我來說，去看油田才使我感到真正的樂趣。更有趣的是騎馬到達達尼爾人
的部落去寫生，或者一直騎到巴克市區去逛市場。在那些幽暗的小店裏，常有達達尼爾人和波斯
人或亞美尼亞人，圍坐着做買賣，買賣的東西包括：毛毯、壁飾、油畫、拖鞋以及大的毛皮帽子
等。

稍微走遠一點，可以看到很稀奇的拜火寺院，聽說以前在寺院的圓形屋頂下面，有神聖的火
焰日以繼夜的燃燒着，現在這種火焰已永久的熄滅了。每到夜晚，整座寺院被草原的黑暗靜寂無
情的包圍起來。

離開巴庫

在這個小鎮一直待到冬天，我已經學會達達尼爾話和波斯語了，我的老師是巴齊卡拿夫，他
是一位有身分的達達尼爾人。

在四月初，我結束了家庭教師的工作，但沒有立即回返瑞典的意願，我想利用賺來的三百盧
布，作為騎馬橫跨波斯旅行的盤纏，我的老師巴齊卡拿夫也想和我一起去旅行。

我向那邊的朋友告別後，在某一天的黃昏，我們乘上了蘇俄國外航線的輪船，很不湊巧，海
上突然颳起狂亂的暴風，船長臨時取消了開航計劃，好不容易盼到第二天早上，船才終於出港，

經過三十小時的航程，抵達卡斯比海南岸的恩雪利。

我將所有的錢兌換成波斯貨幣——庫郎，把這些銀幣繫在腰間的皮帶裏。我們儘可能的作輕裝打扮，除了身上的冬服外，只帶一件外套，一條毛毯，身上僅有一柄手槍。巴齊卡拿夫則背着一支鳥槍，皮帶上掛一把小刀。

第二天早上我們分乘兩匹馬，開始我們的騎馬旅行，一路上，有些好奇的當地少年，跟着我們的馬邊跑邊叫，的確爲我們排遣了不少旅途的寂寞。旅程中我們不斷地與徒步的旅行者、騎馬的人以及商隊們擦身而過，這些商隊是準備渡過卡斯比海把貨物運送到蘇俄國境內去的，貨物中大多是乾果之類的東西，每一商隊的駱駝頸上都繫着很重的青銅鈴，整個曠野經常洋溢着悠閒的鈴聲，偶爾也會勾起一絲思鄉愁緒。

前面到了上坡地段，我們沿着溪谷前進，不久，到了一個被橄欖樹、果樹、榆樹和柳樹所圍繞着的村落，我們準備在這座美麗的村落過夜，雖然沒有隨身攜帶糧食，可是每到一處都可買到豐盛的食物，像雞、鴨、蛋、牛奶以及麵包和水果等應有盡有，而且價錢便宜得幾乎令人難以置信。

度過寧靜的一夜後，我們的旅程就愈來愈險了，在千辛萬苦中越過了艾爾布魯斯山脈，這時森林也愈來愈稀疏。到達棉奇爾小鎮，看到一座古老的拱形石橋，似乎刻劃着歲月的無情，當時天色昏暗，夾雜着少許的微風，遠處山頂上積滿了皚皚白雪，恰似黑夜中的明燈一般。不幸的是，天空飄着令人無法睜眼的雪花，寒風刺骨令人難以忍受。由於暴風雪的無情，冷冽的雪片拍擊着臉頰，我們完全迷失了路途，在風雪中的我們，好像籠中小鳥一樣的孤獨無助！

這時在朦朧的遠處發現了若隱若現的影子，仔細一看，才辨別出是同路前進的商隊，其中有兩個人爲了保護隊友，避免跌進雪地裂縫和斷崖下，走在最前面用長竹竿試探着地形。

我們經過幾乎使身體凍僵了的一段旅程後，極爲艱苦的總算到達馬司拉的一個小村落，在那裏尋得一間像洞穴般的旅店，於是急急的生起了烈火取暖。一同住店的還有四個達達尼爾人和兩個波斯人，他們都坐在烈火四週，烘烤着濕透了的衣服。

跨過了艾布茲山脈的最高峯，我們小心的走下陡急的山坡，此時，白雪漸漸地在融化。從艾布茲山脈南麓的卡茲賓小鎮到波斯的首邑德黑蘭，約有一百五十公里，其間共有六個小站，每個小站都有俄國格調的三頭馬車備用。

天氣已經像春天般的暖和了，我們在此享受了一段快樂的行程，還觀賞了其他旅行者的騎馬競賽，在愉快的氣氛中我們到達了德黑蘭。在德黑蘭市鎮上，我認識了一位瑞典籍的海別納醫生，他從一八七三年以來一直擔任着波斯王的私人牙醫，並且被封爲貴族，由於我們國籍相同，他高興的招待我，而且還熱忱的挽留我住在他那具有波斯情調的豪華住宅裏。

天方夜譚的國度

夏天來了，逐漸地炎熱起來，我計劃着向波斯南行。很不湊巧，巴齊卡拿夫罹患了熱病，他要回巴庫去，我已沒有同行的夥伴，只有一個人單獨的向南出發，那是四月二十七日的事情。

單獨一個人在波斯旅行，簡直令人難以相信，因爲在每一小站都要換馬匹，而租來的馬匹仍

要還給小站，因此常有馬伕隨着一起走，馬的租金是兩百庫郎，晚上住宿旅店的費用，也差不多是這個數目。當然，如果你想節省住宿費，只要你有幹勁，你可強制旅行，每天多走幾個小站，因為每個小站間的距離只不過是二十到三十公里而已。

我把攜帶的簡單東西放在馬鞍後的雙層袋子裏，在腰間的皮帶裏很小心地藏有大約六百庫郎的銀幣，需要的時候，才打開一點縫取用銀幣，至於吃的東西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廉價買得到，尚稱方便。

愈向前走，愈覺荒涼，一會出現草原，一會又變成沙漠，整個原野彷彿只有這兩種景色。偶爾也會跟那些麥加朝拜歸來的信徒們擦身而過，每當遇見這些信徒們時，我的馬伕就要從馬上下來，跑到信徒們身邊去聞一聞，顯得很虔誠。

經過了重要都邑卡山後，又碰到另一個新的山脈。在走出卡山之前，我一直沒有發覺到這個十五歲的小馬伕，自己騎的是比較有活力的馬，讓我騎疲累的馬；等到走出市鎮之後，這才恍然大悟，於是立刻和他換馬。這時，他已經無法跟上我的速度了，急得他幾乎要哭出來，再三的懇求我不要拋棄他，我冷冷地告訴他：「你應該比我更熟悉此地的路徑，你可以單獨的走到庫魯多站，我在那裏等你好了。」

「可是天色已暗了，我害怕一個人穿越森林。」

「不會有危險的，只要按着馬的步伐走過去就行了。」說着我就趕着馬先走了，馬伕的影子也遠遠離我而消失。

夜幕低垂，天色完全暗下來了，在白天倒不用顧慮，現在的希望所寄，只有這匹識途老馬了。

，在茫然中，牠帶着我上了庫魯多山脈，儘管四週不見一物，但是偶爾還能觸覺到樹枝和樹葉擦在臉上的聲音。此時，馬兒似乎也迷了路，一直躊躇不前。我後悔不該把馬伏拋在後面，但現在除了讓馬兒瞎闖外，後悔已無濟於事了。在漆黑的夜晚，只能見到一點閃爍在天空的星斗，偶爾在遠處，隱約可以看到一絲光亮。大約經過四個鐘頭在黑暗中的摸索，終於在樹林中發現了一點亮光，那是牧羊人帳棚裏的燈光。我掀開帳棚入口，大聲呼喚，果然有一位老人很生氣的嘮叨着：「夜都這樣深了，還來打攪！」我趕快抱歉說：「到庫魯多的路程還有多遠？」他起身引我到森林中，指示了我正確的方向，就不再說一句話而消失在黑暗中。

到了庫魯多站，我抬頭一望，在旅店門口站着一個面帶微笑的少年，正是我的馬伕，我矜持的叫了他一聲，來掩飾我的尷尬，原來他已比我早到了兩三個鐘頭，並且他還擔心我會被匪徒擄走呢。我喝了杯熱茶，口裏含了一些鹽，把行囊當枕頭，迫不及待的沉入夢鄉了。

經過那座仍然保留着古代遺跡的伊斯汗·佩魯雪堡，我繼續朝南走，不久來到了西拉滋鎮，從狹隘的關道處鳥瞰全鎮的景物，一股乘風歸去的激情油然而生，那種內心的感受，到如今還無法忘懷。

西拉滋鎮是以盛產葡萄酒和悅耳的民謠以及滿鎮的玫瑰而著名的，葡萄酒在丘陵中釀製，那裏景色很壯觀，整個小鎮的空氣中散發出玫瑰花香，真像個花籃似的，在小鎮的一角，有一座被綠杉籠罩着的墳墓，那裏葬着一位著名的波斯詩人。

我在西拉滋鎮的那幾天，是住在佛魯格先生家裏，他是一位和藹可親的法國人，曾經擔任過政府官吏，二十年前（一八六六年）他獲准半年的休假，便來到西拉滋，直到一八八六年，我拜

訪他時，他仍舊居住在西拉滋。四年以後，我又在德黑蘭遇見他，我想他已經被波斯的魅力給深深地吸引住了。

從西拉滋到波斯灣的旅程，是這次旅行中最艱苦的一段，橫亘綿延的法魯西斯坦山脈，的確是險峻，山路沿着溪谷而下，又順着溪谷而上，通過了起伏不平的磐石，也越過三個巨峯尖頂，曾經有一次我的馬跌倒翻下了懸崖，幸虧我機警的躍下馬來，才撿回了一條命。

天氣沉悶得幾乎令人窒息，原野漸漸變成沙漠般的乾燥枯澀，經過千辛萬苦，終於到達西臨波斯灣的港口布什爾鎮，這一段的行程共約一千六百公里，費時二十九天。真想不到布什爾小鎮竟是十分的荒涼，全鎮只有少許的椰子樹點綴其間，如果在這裏長久居住的話，那才真是活受罪呢。住屋都是用白石頭砌成的簡陋的二層樓房，除了房子外，那些狹窄的巷道，算是唯一蔭蔽的地方，然而這些蔭蔽的地方，溫度也高達攝氏四十五度左右，火焰般的烈日，照射在波斯灣的海面上，猶如鍋裏滾騰的熱水。

我借住在一家西歐人的家裏，晚上則睡到屋頂上，翌晨，太陽還沒上升以前，就必須趕快下來，躲到蔭蔽的地方去，不然會被無情的陽光灼傷，甚至起泡。

不久，有一艘英國的輪船來到此地，在布什爾港口下錨，我趁此機會搭上了這條船，我的旅費已所剩無幾，上船以後，只好任其安排在沒有遮蔽的甲板上。

橫跨波斯灣的旅程，並不需要曠日費時，當船駛進幼發拉底河時，必須減速慢行，更要小心翼翼的注意河下的沙洲。這條河流經常淤積着大量的泥沙，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就會形成約五十公尺長的沙洲。船開始溯河而上，在巴斯拉停泊，我在這個港口換乘另一艘船，在五月底朝着巴